

文淵閣

影印

四庫全書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四二九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冊目次

何文簡疏議	明	何孟春撰	一
垂光集	明	周璽撰	二六三
孫毅菴奏議	明	孫懋撰	二八九
玉坡奏議	明	張原撰	三五一
南宮奏稿	明	夏言撰	四〇九
訥谿奏疏	明	周怡撰	五五九
譚襄敏奏議	明	譚綸撰	五八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六

何文簡疏議目錄

詔令奏議類二奏議之

卷一

建言疏

省營繕疏

應詔萬言疏

恤邊疏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
目錄

時政疏

正祀疏

馬政疏

馬政第二疏

地方疏

卷三

乞恩分豁疏

計錢鈔疏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詹錄監生臣唐燦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實
編修臣裴謙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何文簡疏議目錄

表清節疏

推行馬政疏

軍務疏

請還駕疏

議馬政疏

卷四

議國課疏

保襲祖爵疏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稿
目錄

二

地方疏

乞恩會捕疏

急救生靈疏

卷五

強賊激變疏

貪官害疏

貪官害民疏

貪官違法疏

卷六

申戒邊官疏

地震疏

積年草賊疏

禁科擾疏

議國課疏

治貪疏

議剿草賊疏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稿
目錄

三

卷七

地方疏

防禦疏

乞復學校疏

陳言疏

公折俸疏

辭俸廕疏

閉銀場第二疏

裁革冗員疏

卷八

陳革內官疏

處置地方疏

乞明典禮疏

開禁疏

祠祀疏

邊務疏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

四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

五

春字子元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兵部主

臣等謹案何文簡疏議十卷明何孟春撰孟

事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入為吏部左

侍郎以爭大禮泣諫左遷南京工部左侍郎

尋削籍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事蹟具

明史本傳孟春沒後遺稿散軼萬曆初巡撫

湖廣僉都御史汝陽趙賢始搜輯其詩文刻

之於永州又別錄其奏議為一集刊於衡州

前二卷為官兵部時作第三卷為官河南參

政入為太僕寺卿時作第四卷至八卷為巡

乞隆聖孝疏

卷十

辯斥忠邪疏

回話疏

認罪疏

自効免任疏

卷九

便利官民疏

設官疏

辭免改任疏

陳言疏

辭賞疏

正申公義疏

救災防患疏

撫雲南時作末二卷為官侍郎時作孟春少

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而詩文頗質率不

能成家惟生平以氣節自許厯官所至敷奏

剴切殊有可觀本傳所載如救言官龐泮等

請停萬歲山工役清寧宮灾陳八事出理陝

西馬政上釐弊五事諫武宗幸宣府嘉靖初

以旱潦相仍條奏八事尤其建白之卓卓者

今多在集中大抵懇摯詳明侃侃鑿鑿實於

朝政有裨固非徒意氣激發取名一時者所
得而比擬矣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卷一 明 何孟春 撰

建言疏

奏為建言事臣少觀古史聖君之世必無以言得罪者

聖世之臣必無以言為諱者蓋言者得罪而言始為諱

也人臣以言為諱其非聖世可知仰惟皇帝陛下踐位

以來圖求治理省覽章疏採愚者之慮擇狂夫之言數

年之閒下興敢言之風上有弗咈之美三代而後臣不

謂重有今日臣生適聖君之世又為聖世之臣叙烈揚
休情無已已而今月十三日事乃有深為陛下惜者臣
始聞科道官待罪闕下不信久之朝無諱言此其時也
科道近來不聞以言得罪者既而詔下錦衣衛獄臣詢
諸道路緣岷王奏稱武岡知州劉遜違法事情科道為
之分釋有乖宸斷以至於此夫岷王所奏陛下不加體
勘便差官拿解劉遜赴京陛下於待宗支厚矣科道共
論所奏未委虛實乞免差官校陛下又并科道下諸理

臣則以陛下為過於厚宗支也夫過於厚宗支猶不失為陛下威德而外間傳言至謂陛下素不罪言者今乃有此事由科道前曾阻倅臣之進不當聖心杜貴戚之

求久蓄聖怒故耳臣益惑焉陛下前於科道劄子不惟不罪而又聽之此何謂哉陛下本厚宗支而過卒生臣

下之言如此則臣所以不能不為陛下惜也科道惟習熟陛下必不罪言者感激自許以不諱言為職小大廢政然否之際輒形諸論列事體差謬豈能無之十三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簡疏議

二

之事臣非敢謂言者不當得罪而恐臣下自此以陛下為罪言者將遂以言為諱也科道在今職為言路陛下今因其言之失而罪之失止一事而連坐者五六十人國體不無少傷公論不無少挫公論傷國體而聖治自此少虧矣編脩羅玘御史張淳有見於此曾各具本

親齋冀徹疏見載回成命伏闕惴惴以俟逾三日不得報臣用是復有請焉陛下恩遇臣子如腹心手足痛癢切於一體今之逮繫科道庸知不朝怒夕霽陽光驟照

於既霜之餘而臣等輩妄陳覲縷干聖聽草茅耿耿蓋不昧於懷也抑臣又有為陛下慮者科道衆官逮繫久矣今行夏正暑向炎熇狂犴臨毒蒸如炙萬分一有沾疾而瘦死者陛下何以忍之論罪不至死而死當其在獄聖世有諫臣如此臣不識陛下何辭以謝天下伏願陛下含垢納汙廣山澤之量早賜詔旨從輕發落使下不墜敢言之風陛下亦終始全從諫弗咈之美天下幸甚倘以臣言不足聽而復遲之命下之日又非臣所

請者朝野觀望誰不乾沒為心自全為計等水鳬於隨波同仗馬之食豆而肯更批龍鱗料虎口捐不背之軀以蹈不測之既耶臣瞻天仰聖無任戰慄之至弘治九年四月十八日

省營繕疏

奏為省營繕以光治道事臣竊見近日司禮監節傳奉聖旨蓋造乾清宮西七所并添脩萬歲山後毓秀亭該各衙門措辦物料雇覓工匠摘撥團營做工官軍者臣

自聞命寸衷若驚端居以思中夜而歎陛下即位以來
節儉形於宮闈仁恩遍於寰宇積之於心施之於政無
非為國愛民而數年之間土木頻興若神樂觀等五處迄
今尚在做工宮西七所固難免於蓋造山後毓秀亭可
以不復添脩今乃前工未訖後工踵之此作未成彼作
復繼費府庫之財疲軍民之力恐與陛下初政愛民之
心不相類也臣謹昧死而冒言焉命下踰月矣臣未見
有為陛下言者意者陛下銳於所為言必得罪人故自

危不敢言耶何宜言而久不言也雖然臣有懷於此欲
進而退將陳而止者亦已屢矣竊計陛下之聖豈不能
容狂瞽之言而必罪謇諤之士哉臣知此之宜言而畏
首畏尾自同縕然是自欺也臣歷觀載籍前代人君未
有不惜民力好雇土功而克善其治者民之所以勞財
之所以傷國本之所以易搖國用之所以不給致之雖
非一端而土功實甚聖帝明君故必謹焉事叅緩急時
酌應否非不得已不輕以為而其為之必皆出於為民

如大禹之溝洫文王之臺沼始下無所病而上安其利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又視歲之所入以定役數
凶札之歲則無力政新疎之治則無征役於役民之中
寓愛民之仁如此今天下所在差遣如蝟毛貧孤靡遺
而大者剏建王府供餉軍需元元之瘵難以縷數耳目
之所不及臣不舉以恩天聽也京師比年土木之功豈
盡同於古之役民者乎叅時酌事豈皆甚不得已者乎
春秋莊公新延廐傳曰言新者有故也因故而新之似
無大損而孔子必書之於策以見其非時而役也毓秀
亭之添脩何以異於延廐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必改作長府之作不見經傳蓋因子騫之
言而止陛下於允工作獨不當仍舊耶漢書載文帝即
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
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
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文帝之
時海內富庶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之錢

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惜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則他所用肯復妄費有加於此者乎奉先帝宮室嘗恐
羞之則允規制一定之外肯復有所充拓而侈於舊乎
漢文為後世嗣統守成之令主蓋以是也陛下志欲齊
軌禹文顧不念漢文帝之言耶且今之時視文帝之富
庶何如矣國家無事百三十年于茲豐亨豫大之運宜
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嘆之聲竈蹙之態殊不稱於盛
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臣觀漢文帝在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除之而不
收者十餘年當時豈無一切用度國有餘蓄故耳陛下
視今之內帑儲峙果誠有餘何不間歲示天下以免租
之詔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愛民之心歆感生育遂油雲
霈雨之望於苗槁之日之為大哉而歲必取盈舉諸笑
榷之利以供工作臣未睹今日之有餘蓄也陛下試計
今日工作奚耗百倍露臺之費也二處物料七所之所
寄放及該監之所收貯一有不敷不免索之於外索之

於外則工部不免那移順天等府不免科派盧溝橋張
家灣等處局礮應用者曾不能補料之半柱礮等石皆
要開塘起取瑠璃素白磚瓦亦要設窯燒造凡百所需
無不擾擾在內者以一糜二在外者以十供一如顏料
中石大青大綠皆每斤值銀數兩所用無慮數萬斤需
銀亦無慮數十萬兩木石等匠除在官人外雇覈該三百
名每名一日工價七分一日即該銀二十一兩畧約
一年工價已費七千餘兩矣陛下方春時和不為輒貸
之議柰何有用之財棄之不急之務有限之入蕩於無
藝之支無漢文帝之富庶而所為過之無乃不可乎京
營官軍統之以三而簡之以十二所以肘腋寢居股肱
郡輔潛蓄精銳專備倉卒調遣者也其半外衛四都司
春秋兩班按期輪替即漢南北軍而兼乎番土唐左右
衙兵而併其府衛以居重馭輕從中制外我祖宗之貽
謀存焉非土木之功所當役也臣揆之制軍民二役分
自後代成周役民之法有為五兩卒旅者兵之役也今

之比閭族黨州鄉之中朋戶抽丁既專役於兵矣而復不免於他作不失之重役乎邇年神樂觀等五處做官軍有八千者有五千者少亦不下三千三大營已撥去一萬七千團營撥去五千備更番者又該五千工程浩繁有一二年者有二三年者動輒再閱寒暑在京土著之家稍有生理逐月雇工等項用銀至一兩餘外衛而無業者則行糧糶盡答應不前自度難支多行逃竄心畏罪罰不返本衛亦往往有之夫人情孰不欲骨肉

者外間徵傳陛下添脩毓秀亭而盛廚廡叢臺榭將以極遊觀也陛下早朝晏罷厲精圖治清燕之間寧有他念我太祖高皇帝皇明祖訓遊戲去處更不許造今乃相保鄉井相聚而以行役去其父母妻子差戍拋其田廬屋產采薇之謂靡室靡家載饑載渴者不可憫乎今二處做工團營又該撥去九千通計更番即一萬八千之數繅絲見端勢殆未已竭澤得魚後將何繼且臣聞之各處管工官員大較假公濟私便遷延以規利務隱射以求閒工程不急催完軍士致荒訓練在營聽操者無幾何矣營中之弊殷實私於辦納精壯私於跟隨技藝私於造作教場操點暫令應名號令甫畢四散而去

侈之易萌而宴安之易溺也陛下允執厥中監於成憲遊觀二字臣奚復容臆揣而外間得於彷彿之迹終莫釋然宋蘇軾告其君云人言雖未必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者臣愚故為陛下惜也欲人勿疑莫若勿為陛下能如祖訓所戒於疑何足置喙宋英宗朝有請于汴河築堤者趙抃謂民多不欲奏已其事築堤以防患而民不欲尚為之已今日之工作異築堤者多矣我太祖龍興初自宣至徽有儒士來見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簡疏議

十一

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簡疏議

十二

曰頗怨即命罷之築城以衛民因民頗怨而遂罷之今日之工作異築城者多矣陛下安能保民之皆欲而無怨耶無恠乎有是言也是言殆近於謗然畏謗而悔過非陛下之聖不能也道德之端溼決之原皆起至微而方寸轉移天淵懸絕月令工師之命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特重言之一器物之淫巧而上心乘之以蕩況所以蕩上心有大焉者是誠不可不慎也君之心權輿乎天下之安危休戚者也慎持之則財不肯輕費力不

肯輕役斂於民也薄動於民也簡不慎持之則反是而天下之安危休戚分焉此常理也陛下之聖臣知無他念矣彷彿之迹猶願陛下去之七所制度所當有毓秀亭事理所可緩陛下倘察臣言於此參酌而弛其一允物料工匠官軍盡得減半則慶幸在朝廷當何如禔福在生齒當何如而外間之所疑亦自釋矣如或亭已拆動則可加補葺不增一楹使完而已古者宮室塗而不瑣摩而不刻人君之孝固在謹守祖宗之法之訓而豈在侈土木於前觀哉陛下幸加早斷毋以事集而難已也唐貞觀初太宗謂公卿曰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是也母惡臣言之懇而難受也貞觀四年太宗發卒脩洛陽宮張玄素切諫比之煬帝太宗為罷役是也臣以陛下之聖必不罪言者故敢進此愚忠未諳事體甘觸諱忌草茅耿耿自不能已惟陛下少垂察焉臣伏闕待命不任惶悚為此具本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應詔萬言疏

奏為應詔陳萬言以裨脩省事臣聞之昔范睢獻秦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上書其君仁宗亦曰臣試論小者而其大者將有待而後言也言係乎事事有小有大泛言則淺究言則至臣今獲承明詔將言其淺而小者乎亦將言其至者大者乎言係乎事事視乎時之所急雖小而非泛言不失為至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潤其君言固將先乎所

急者雖然在其君聽之何如耳乃者清寧宮災陛下夙夜祗畏思勅天之戒儼神明於蠖濩遣官分禱天地太廟社稷以致災之故首罷毓秀亭之工作已成者而撤之特詔廷臣痛加脩省凡有所見許其直言消流不容私潤爝火冀可助光中外執事實深慰喜激衷申惄誰其忍默浹月之間囊封投匱於詔旨所斥百司政弊奸貪顯跡軍民利病收拾砌累食磨寢勘罔不上聞自以朝無諱言時難再際延頸企踵洗耳刮目顥俟報可而治廣代天工者雖有其人而動皆覆白於上苟聽斷不

果意繙紊於遲迴弛張滑於猶豫藻鑑昏於繁累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可得立爵非士共罪非衆棄而賞罰不可得明前之所是著為律後之所是疏為令而號令不可得一太阿且為人所盜弄而能禁其母割乎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治吏稱民安由其信賞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嗣祚權入弘石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文義以失之也箕子洪範言沉潛剛克繼之以作福作威子思中庸論天下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

十四

聖必及於發強剛毅足以有執蓋果之為貴也如此陛下自即位總攬政事如天之運本無凝滯而二三年間各衙門所題請事宜或不即出積之旬日出即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倅門交結近侍夤緣肺腑依託唇齒以相引教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覬苟免私者顧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養諛導僂排鰥撓直所偏好則鑄皮出羽曲為掩覆所偏惡則割肉安刺外生科條不顧遠圖不恤清議是以人情恇恇衆

口沸騰見某人某事不當如是而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地也某人某事當如是而不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間也某人某事始不如是而終如是則曰某者陰為之斡旋也臣亦不能無惑焉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詔不果用者兵部議推總制西路重臣所推閣數人及越乃賜俞允王越得陛下之識擢推究其源豈無有譽越於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以詔與補外者吏部故累以布政司叅議缺聞而所補皆所陪點之人踰年而後得叅

欽定四庫全書

何文簡疏議

十五

議前之不得有毀諭者矣團營官軍兵部題准不許奏討做工而毓秀亭等處工役竟復不免差撥此固有人以啓陛下然也甘肅守臣奏復哈密乞憐降勅及金印命服封其國長聖斷着差官去兵部具題欲無差官詔如前旨於是擬差二員以上奏入一月有餘復得旨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所差之人必有非陛下意之所欲差者庸知左右有不欲差其所厚者以饒倖功名而無陛下之命故此未發乎陛下春

秋鼎盛英睿邁古淵衷所處未應左右能與惟夫遇事
稍尚安詳故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臣見近年科道官
及諸執事所上封事又多有久留中者彼其所言不干
廟廊則觸權貴中鯁鯁然常恐鷹搏狡兔反為兔噬而
陛下輒以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却步喪氣徘徊鬱塞叩
天無路何也奏文之可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可決者
陛下豈以前代故事容受直辭則欲常在斧辰時省覽
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且宣付史館以成君臣之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簡疏議
十六

也臣不能知然知陛下不行其言則必無是無乃其言
謬悠無可採者乎彼之敢於上聞傾憑肝膽其思必熟
其計必審非以為已謀也以為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
刑可也非為已謀而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不審計而
傷於憲失於裂滅者陛下亦當山藏海納於短取長優
示旨諭以獎敢言之風未可棄置如無漫不加皐白使
左右者得以甘心而成其曖昧之禍以誣風節之士也
書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有敬德厥愆則曰朕之愆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何文簡疏議
十七

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
徵之對不及政治政治之進退實決於此臣願陛下於
此察焉得頌不如得箴得唯唯不如得謗謗得所可悅
不如得所可警人情無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
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
不顧盡其言於天子者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
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
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
欽定四庫全書

而任委可以不公乎易秦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否
之初六其辭亦然此不無謂也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
弟子輿尸解之者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叅之之過也
參术以補苓黃泄之不可以爲醫絳墨以引斧斤背之
不可以爲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爲味理必然
者陛下視今之所任委何如乎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委
命致力不爲乏人而天冠地履尊卑分懸上下情隔竒
禮維甚文誠未孚言獲傷舌動遭掣肘殆璫乘焉默運
欽定四庫全書

口相戒甘苟訛以誇太平執文具以為觀美務因循而
長偷謾樂軟熟而憎剝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聲是
非以便附會臣不識此於威世安所取乎此臣所以願
陛下之聽斷果也人有常言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
安措諸危地則危人主有是大器者也是大器可以一
人有之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則不能濟故必有以借
其力於下有以借其力於下則下得與力君子與力則
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輕借人主於其理天下者

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種於前患生於後彼非失心遺
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
欽定四庫全書

潛持陰邪之徑貨利之闊日闢日廣爭馳提出人才雜
揉吏事滋蠹陛下且不知其底定矣陛下試一思之致
此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取以圖天下之治其相得甚
相歡也都俞吁咷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表裏纖芥
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其身
為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忌避而其君所為而
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臣郡之守
所屬來謁必門卒為通所屬急於見無不賂門卒者既

見以簿書上簿書全積則付房吏看詳所屬取其尋隙
以議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吏於守何親而得賂利而
假權况乎人主之左右為狐為鼠為鬼為蜮豈無賂利
而假權者哉外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
如宦官宮妾之亵昵也前日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
得而撓人才用舍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
以時而假也羣臣趨趣齟齬於外觀望風旨李廣之不
若也固宜有苞苴其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
欽定四庫全書

欲其固基宦遊未達欲其進級地在閑遠欲其招撫跡
涉孤危欲其培植事防詐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真
不知耻哉無以結知於陛下故結知於陛下之左右憂
時之念奪於有我之私徇國之誠不足勝其營身之計
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之科道請按李廣賦薄以治交
結者罪陛下秘之但令指名來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
指之人得於所聞未由皆實陛下置之不究論者咸歸
陛下能惜大體然言路嶮嶸昉立風采陛下亦當黜一

二之尤者以示後勸陛下用意過厚以為彼附李廣自
廣有寵故也廣死無所寄寵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
厥類陛下此處且能惜士風矣臣以為陛下果有此意
莫若自今以後公於任委孔子不主瘠環而減倉沮孟
子邪正必不兩立今之士大夫能嚴顏正行無求於李
廣然有如廣者復存於今當其氣熾焰張之際抑將奈
何閒居諱語不過俛首太息而已彼誠不得君嫉妬是
畏無以展布四體罄竭思慮事功之的難以責其必至
欽定四庫全書

臣以為此三二十年來任委未公之積弊所致也自古
願治之君無不詳責於臣下而考其政詳責於臣下使
賢否不能隱考其政使是非不敢私所以使其不能隱
不敢私者非君之智術以伺察猜防爲也臣觀唐太宗
論其臣房玄齡輩優劣人爲數語斷其平生無與諸司
所行事委曲皆悉之非太宗能以身親羣臣朝夕不廢
延納何以得此恭惟我祖宗在位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而優接臣下固存形迹早朝奏事未畢每於晚朝盡之